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專刊之十三

中國考古學報

(即田野考古報告)

第二冊



24.09
268
312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專刊之十三

中國考古學報

(即田野考古報告)

第二冊

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石璋如

豫東商邱永城調查及造律臺黑孤堆曹橋三

處小發掘.....李景聃

黃河下游的屈肢葬問題.....高去尋

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祁延濤

安徽壽縣史前遺址調查報告.....王 湘

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劉 燿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前 言

自安陽發掘報告改爲田野考古報告，出了一期，抗戰就開始了。七七事變一年的春天，我們正作殷墟第十五次的發掘；那時的田野考古，就組織及訓練上說，均漸臻完備。田野工作的範圍，正在漸漸的推廣，並有了不少的新收穫，所以編輯田野考古報告的人，對於這刊物的前途，具有極大的信心。戰爭終於爆發了。國難期間，考古組同人所荷的負擔是特別的重，他們對於那將近十年所採集的資料，無論是一塊殘石頭，或一塊破瓦片，都不肯輕易捨棄，故終於把它們保存了；雖說不是完全無關，但重要部份都沒遺失；這一點想是世人很喜歡知道的。資料是要人整理的；沒有採集人的說明，這些資料的價值就不能全部表達出來。這一期的稿件，在抗戰的第三年就集成了；有寫作人，都是田野工作人。但在二十九年夏天付印的時候，他們大半都已星散。戰事的演變，終於使這部稿子，雖得付印而不能按期出版；直到了敵人投降一年以後，承印人才把打的紙版清出來。紙版居然沒毀，實給予編輯人一種望外的喜悅。

但這個喜悅却包含着無限的酸辛。試看這個統計：六篇報告的作者已死了兩位，改業的又有兩位；只有石璋如高去尋兩君抱殘守闕到了現在；但他們的健康已被戰事折磨了大半。至於去世的是祁延濬君和李景聃君，本期附有二君的傳略。這種損失在將來的和會上是否可以列入賠償的要求？假如可以列入，賠償可以抵補這種損失麼？不過無論麥克阿瑟將軍所

主持的盟軍總部對於此類損失作何打算，我們仍希望負責計算中國在戰爭中文化損失的主持人不要忘了這一項的道義的和法律的意義。

這本刊物終於能與讀者相見，自然是一件可幸的事。編輯部主張把這刊物的名稱再改一次：叫着「考古學報」，並從第一本田野考古報告就改起，即最近翻印這一期時改爲此名：這是很有道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恢復，在最近的將來是一點希望沒有；但考古組的工作却不能不繼續。田野工作人員從此在屋內讀讀書，除寫作未完成的報告外，再多寫點靠背椅子的考古文章，也許對考古學可以有更新的貢獻。這却並不是說「考古學報」將沒有田野考古報告的文章；只是說，田野考古報告將來只能成爲這刊物的一部份稿子，也許是大部份的稿子，那要看環境與發展了。

李濟 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祁延濤先生遺像



事 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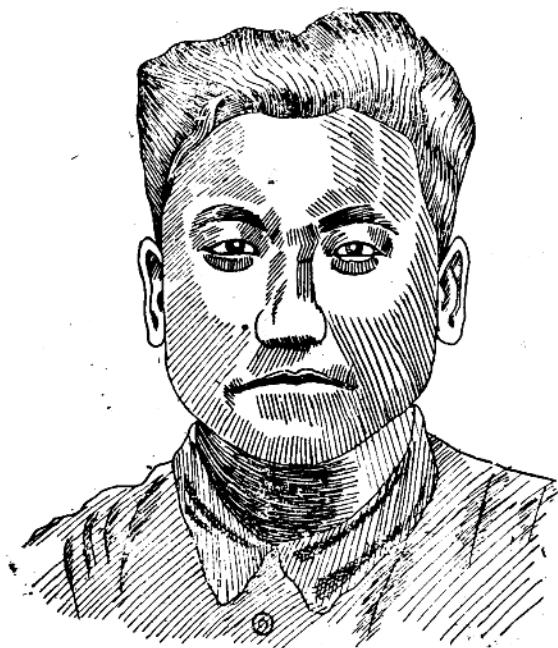
君諱延濤字沛蒼姓祁氏，山東益都人。君父蘊璞先生執教濟垣，遂家於城東七家村。少稟異資，弱冠肄業國立清華大學理學院地質系成績斐然。二十二年夏畢業，受任為本所第三組助理員。先後調查山東沿海古代遺址，益都銅器時代葬地。參加山東滕縣安上村，日照兩城鎮，河南安陽，侯家莊西北岡等處發掘工作，卓著勞績。君又精於測量，審於地質每次發掘，地形圖多由君測繪；出土石器，質料多由君鑑定。君短小精

勤，體力過人，凡所分擔工作，案無存留，每調查爬山涉水時，輒前儕輩，誠考古界之英俊也。

二十六年春，君隨安特生氏，作川康考古調查，工作精勤，爲安氏所推重。其後，本所遷移長沙，君調查歸來，遂駐湘整理其經手材料。未幾，君與劉君燧，王君湘，楊君廷賓同走西北，旋赴新疆哈密，就教育專員職，擘劃設計，開發建設，多所貢獻，乃期用其所學，大展才猷，不幸竟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傷寒症，病逝哈密，享年僅三十有一。時其夫人劉曉雯女士，攜其稚子良，方抵哈兩週也。君年方壯，遽痛殞謝，不僅考古界失一有力分子，國家實失一建設長才，哀哉！君序居長，有三弟二妹，就學川中。二十六年冬，全家遷渝，蘊璞先生執教南渝中學，於二十八年五月病逝重慶，前於君卒方半年，家運屯遭，至於此極，尤可哀矣！

君考古興趣最濃，勤於寫作，著有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山東日照考古調查記，西康考古調查記，山東日照兩城鎮大孤堆發掘報告等篇，將先後刊布本報告中。

李景聃先生遺像



事 略

李君景聃，字純一，安徽舒城縣人，兄弟二人，君其長也。修業清華學校高等科，因家務需人，未得留美，復考入南開大學，以民國十三年卒業。二十二年秋李濟之先生爲本所領導發掘安陽，君曾從濟之先生受課，深器重君，遂來本所擔任助理員職。凡殷墟第八次，第九次，第十二次，第十三次發掘，君皆與焉。二十五年秋，調查永城，發掘造律臺王樓黑孤堆曹橋等遺址，並行發掘，二十六年春與郭寶鈞先生同主持輝縣發掘，在琉璃園墓地發現完整墓葬多處，重要銅玉等標本甚多。已發表者，有壽縣

楚墓調查報告，其輝縣發掘報告及永城發掘報告方在整理中。二十六年日本內侵，君隨本所至昆明，二十九年君復隨本所移至李莊。時中原多陷於虜手，考古事業難於進展，君慨然思在事業上有以報效於國家。於是於三十一年春至重慶任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合作社襄理，三十一年至彌渡任滇緬鐵路財務處總務主任，三十二至桂林任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桂林籌備處第一科科長，三十二年至江西大庾新城任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十九工程處一等稽核。三十四年因戰事移往福建長汀。日本既降，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君乃應李濟之先生之招，到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專門設計委員之職。于時大局初定，中央博物院南京舊址多遭敵破壞，君經營擘畫，雖大風烈日不辭。其後院址卒獲修葺，而遷至後方古物標本亦得復員，君與有力焉。君體氣素強，食量彘人，歷年勞瘁特甚，漸次衰弱。三十五年十一月患疾，發高熱，精神漸失常度，而將護之族人於醫事多所主張，竟於十二月十日逝世。君生於民國前十二年，年四十有七。妻周氏，繼配王氏，子七，女三。君中英文皆能寫作，性純篤和易，接物以誠，處事負責而條理井然，不徒以學問文章見長也。方期於學術界多所建樹，不幸殞謝，謹敘涯略，以志哀思。

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

附

論小屯地層

石璋如

一、序言。

二、八、九、十三、十四、十五、五次發掘的經過。

三、最近的重要發現及其相關之問題。

四、小屯地層的堆積與洹濱諸遺址之關係。

一 序言

這序言也可當作殷墟發掘小史看。

殷墟發掘工作從十七年十月試掘起，到二十六年六月底止，已經度過九個年頭，共總發掘了十五次。這十五次的發掘，很明顯的可分為五個階段；不論在組織上、經費上、設備上、方法上、效率上以及其他雜務上，都有很明白的判別和很清楚的區分。

從一次到三次，一切設施都很簡陋，而工作範圍僅限於小屯村及村北地帶，僅僅是一種規模較大的試探工作。在經費上說：除第一次為本所自費外，二三兩次均由美國復利爾藝術陳列館協助，這可以說是殷墟發掘的第一個階段。

至第四次發掘除院方的工作人員外，河南方面也派人參

加工作，雙方人員達十六名；工作區域也隨之擴展到東面的高樓莊後岡西面的四盤磨東地。這種活躍的情形，一直保持到第六次發掘。同時方法上、紀錄上，均有新的改進，而小屯的地形又加以精密的測量，更把遺址分爲A B C D E等五區發掘而改變已往的縱橫連等坑制。就經費說除第四次爲本所工作費外，餘均由中華文化基金會補助。從四次到六次可以說是殷墟發掘的第二個階段。

自七次到九次，一部份工作人員分散到山東滕縣，及河南濬縣等處發掘，此地的工作範圍因之有所局限。到第八次，發掘團辦公處，由洹上村遷至城內冠帶巷；以距工作地較遠，每日以車代步爲的要節省精力和時間，而增加工作效率。工作人員的經驗日積月累，工人們的技能亦繼長增高，發掘的成績雖不多，工作效率卻大有增進。這可以說是殷墟發掘的第三個階段。

八次以前所發掘的多爲活人的居住遺址，至第八次在後岡發現了一座大墓，墓室雖被前人大規模的擾亂，其中的殘遺頗與小屯殷商層出土的遺物相類似。據此我們推知安陽這個地方不但是殷都所在，而且有殷陵所寄托的可能。經作者與劉燿先生屢次嚴密的調查，遂認定侯家莊西北岡確有發掘之必要。適梁思永先生主持第十次發掘，同人方面充實了前線的陣容，設施方面增添了新興的工具，河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方策先生予以工作上、保護上諸多便利，所以工作人員由城內搬到鄉間居住。臨時工作站，設於距工作地最近之村莊，城鄉兩處都有專人負責，不但時間經濟，精神舒適，而工作方面也收絕大的效果。同時組織上、方法上，均有許多改進，由遺

址之尋找，走上墓地的發掘，考古陣容爲之一新。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爲着慎重起見，從此時起，凡發掘團體，必需呈領探掘執照始准發掘，同時並派員到工作地執行監察工作。墓地的發掘從十次一直到十二次，這可以說是殷墟發掘的第四個階段。

從十三次起，又由墓地的發掘，轉回遺址之發掘，但是組織上，方法上以及一切設施上，大異前昔，其詳細的情形留在發掘經過章中去說。因爲方法上的不同，所以遺蹟、遺物均有空前未有的驚人發現。就經費來說：自五次以後，歷次都受中華文化基金會的補助，但到了第十三次，除了基金會補助以外，又得到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協助。從十三次到十五次可以說是殷墟發掘的第五個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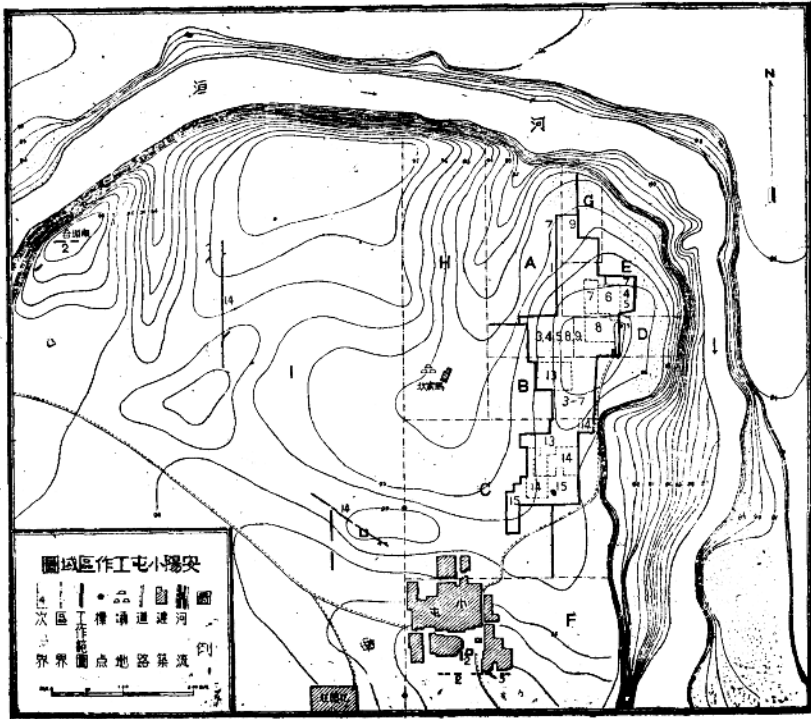
小屯這個遺址從第四次劃分爲A B C D E等五區後，歷次都有擴展。第五次加入F區，第九次加入G區，第十四次又加入H I兩區，而H區因爲地勢低下沒有開坑。這個遺址的現狀可分爲A B C D E F G H I等九區(插圖一)。

一次至七次的發掘情形，重要發現，以及其它相關之諸問題均已先後刊載於安陽發掘報告一至四期，本文係敘述八次以後的工作。但十次至十二次是發掘侯家莊西北岡墓地，那裏有專著報告，故本文將該三次工作除外。它的大概的情形可看本文所附殷墟遺址表：8，及八次以後發掘表10-12。

二 八、九、十三、十四、十五五次發掘的經過

1. 第八次發掘

殷墟第八次發掘是從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開始，到



插圖一：安陽小屯工作區域圖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停止，事前經過八日的籌備，先後共歷七十又五日。工作人員爲郭寶鈞，劉燾，李景聃，李光宇，石璋如，河南省政府參加委員馬元材及本院技工關德儒等，由郭寶鈞先生主持發掘。郭先生因兼主安瀆兩處工作，實際上不能長期住安，故安陽工作，由同人們共同負責。用長工九名，短工四十名，地方政府派保安隊二十三名隨時保護。這次工作的目標是溝通BE兩區的聯絡，窺察黑陶灰陶兩期文化之關係。開坑凡一百三十六，佔地約三千平方公尺。初次集中全力於D區，到十一月十五日，因工作上的需要，劉君燾與李君光宇分別

到後岡及四盤磨工作。那兩處各另有工作報告，這裏僅述小屯。

這次的收穫，就地層上說：有清晰的上下兩層的堆積，就遺物說：異層器物具有顯然不同的作風。遺跡方面計龍山期的穴四，小屯期的穴一，殘版築基址二，隋代的墓葬九(插圖二)。

2. 第九次發掘

殷墟第九次發掘是從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九日開始，工作人員爲董作賓，劉燿，李景聃，尹煥章，石璋如，及河南省政府參加委員馮進賢等，由董先生主持發掘。預定計劃是先清理D區未竟的工作，待清理完竣後，再集中於G區，發掘後岡仍繼續未竟的工作。因中途探得侯家莊南地有與小屯相似的重要發現，即甲骨文字的出土。於是將小屯與後岡的工作暫行停止，於四月二日把所有員工完全集中於洹北侯家莊南地。那裏將有專文報告，不在這裏贅述。

這次小屯的工作，D區開坑僅四個，獲隋代墓葬四處，分布在D34與D35中間，D39與D40中間，D38，D120等坑(插圖二)。殷代的圓穴一處，在D120東端(插圖二)。

E區僅開一坑，發現版築土，想係另一個基址。

G區開坑凡二十三個，那地帶經過三十年來的擾亂，到處都是虛土，除一個小爐灶外，沒有什麼發現。

3. 第十三次發掘

殷墟發掘工作，自第九次移往洹北後，在那裏連續的作了四次，到二十五年春季，纔把部隊調回洹南，繼續發掘小屯未竟的工作。這次發掘的目標，是尋找殷代房基的遺留，及其組織之系統和排列的狀況。工作人員爲郭寶鈞，石璋如，李景聃，邢

延需，王湘，高去尋，尹煥章，潘愨，及技工魏善臣等，由郭寶鈞先生主持工作。同時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監察委員王作賓，河南省政府參加委員孫文青，也先後到達。臨時工作站設於安陽東站西之高樓莊村內。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派保安隊十餘名隨同保護。經過五日的籌備，遂於三月十八日正式開工。工作的計劃早經在京商定，以一千六百平方公尺為一個工作單位，每個單位的中央，設平板儀一架，及應用儀器零件，工作人員兩位，工人四十名，實行歷次所希冀的“平翻”政策。以一百平方公尺為一個小單位，打破了歷次坑位的限制，每一現象發現，即刻測繪入總圖，工作完畢之後，總圖亦即完成，免去歷次的拼合工作。總之十三次的發掘不論方法上，組織上，都與從前有點不同。工作地點，暫以B C兩區為限（插圖一）如圖版壹：1，1係小屯村，2即村北工作地。自三月十八日起，至六月二十四日止，歷時凡三月又六日。因為這次工作，是一種新的計劃的實驗，所以在工作進行當中，董作賓先生特由京來安視察，以謀有所改進，並實地研討此次所遇到的新的現象。

本來預定的計劃，是六月十二日結束，但十二日的下午四時，在H127坑中發現了許多龜版，我們是五時半收工的，在一個半鐘頭的時間內，不過半立方公尺體積的土中，出了三千七百六十塊龜版，在量上說也很可觀了。單為這一個坑，展限了一日工作，預於次日，竭竟日之力把它肅清，誰知事實遮沒了我們的想像，愉慰超過了我們的希冀，坑中的包含，並不是像平常那樣的簡單，遺物的排列，並不是像平常那樣的亂雜，不能以普通的方法，來處理這特殊的現象。這坑係最有考古經驗和技術的王湘先生所發現，經作者與王先生親手剔剝了一日，纔

清理了一層；坑徑僅一公尺有餘(插圖二十：C113中)，坑中同時只能容納兩個人，一日清理一層，在工作效率上講，也算是最快的了。那時正值六月中旬，氣候酷暑，新出土的脆弱的龜版，那能經得起嚴日的灼炙，而且這層層疊疊的堆積，絕非急劇的作法，和短促的時間所可了事。於是立即改變方法，一方加緊工作，一方雇工作箱，努力的，審慎的，竭盡四晝夜之力，纔把這堆鬆若海綿，質如散沙的灰土和灰土上所襯托的脆弱的，腐朽而不易動手的龜甲，妥適而安全的，裝入一個高約一公尺寬約一公尺七寸的大木箱中(圖版陸：1)。同人們，在田野間餐風露宿，整四晝夜。

這個發現，爲殷墟發掘以來的空前僅有，所以考古組主任李濟先生特由南京來安指導工作。

在無現代設備的安陽，尤其窮鄉僻壤的小屯，運輸事件發生了絕大的問題。經多方的物色，和多次的考慮，纔把大箱轉托安陽最有運輸能力的李某轉運。他把大木箱吊棺式的縛在一根木槓上，用六十四名槓房的工人，把木箱當着棺木來擡，結果是槓傷人散，箱仍未動。這纔招工購料，自行運輸，用六十名強壯的工人，竭盡二日之力，纔把它運抵車站。這天是六月二十四日，這段工作暫告結束。偏偏火車不湊巧，如注的大雨連綿不休，到七月四日纔裝車起運，這箱在車站上冒雨候車，又十晝夜。車到徐州輪軸受傷，經過二日的修理，纔能照常開駛，於七月十二日運抵南京本所。把應在田野的發掘工作，搬到室內來做，從七月下旬開始，到十月中旬纔清理完竣。因作龜甲的堆積模型，中間停止了一個月的樣子，那麼第十四次的發掘工作，早在安陽開始了。計本季用長工十名，短工百二十名，

開坑凡四十七，佔地約一萬平方公尺，獲殷代基址遺存四處，穴窖一百二十七個，墓葬一百八十一個。

4. 第十四次發掘

殷墟第十四次發掘，是繼續十三次未竟的工作而延展下去的。工作人員爲梁思永、石璋如、王湘、高去尋、尹煥章、潘愨，臨時工作人員王建勛、李永淦、魏鴻純、石偉、技工魏善臣等。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監察委員袁同禮、河南省政府參加委員王思睿，也先後蒞安工作。臨時工作站仍設於高樓莊，當地駐軍四十軍派兵十二名隨同保護。用長工十二名，短工九十二名。從九月二十日開始，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共三月又十一日。開坑凡五十二，佔地約萬餘平方公尺。計獲基址遺存二十六處，穴窖一百二十二個，墓葬一百三十二個。其間自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十日，高君去尋與石君偉到大司空村發掘，那裏也有專文報告。

本季的工作計劃，想集中全力於C區（插圖一），將殷代的建築遺留，清理出一個大概，而窺測其究竟。後來因爲地下的情形，複雜紛繁，引起了殷代的真正地面和當時地面的高度的重要問題。自這個問題發生後，同人們日夜慎思，多次商討，希冀着得到一個美滿的解答。經多方的觀察，和多次的考慮，得到了一個比較有力的解決途徑，就是本“孤證不立”“株守難獲”的訓言，而在附近未經十分破壞的高處，去找尋殷代的真正地面。

小屯附近，與C區差不多等高的地方有兩處：一處緊挨小屯村的西北隅；一處在馬家柏樹墳西，這兩處我們都叫它I區（插圖一）。經過地形的測量與坑位的排列，然後從事發掘。換